# [中六續集][愛情][懸疑？]擁抱，失憶

作者: 叛龍

Powered by 紙言

# 一.

自從我們來到談婚論嫁的階段，就開始了屬於我倆的同居生活，畢竟「相處好，同住難」，感情再好都不代表能接受彼此的生活習慣。

雖然礙於我倆的薪水都不多，租回來的房子大概只有三百呎左右，設備甚麼的也有點簡陋，但也無阻我們適應跟彼此生活在同一屋簷下。

有些人同居以後就會懶得出門約會，但我們并沒有出現這個情況。

我們放假還是會出去約會，而今天也不例外。

今天的我早早就起床了，本想叫醒她跟我一起去遠足，只是看她睡得那麼香，也就不好意思強行叫醒她，徑自來到大廳的電腦前開始寫文。

寫著寫著，我聽到了寢室那邊嘶嘶作響，應該是她醒來了。

我動身來到寢室，坐在她的身邊。

我溫柔地撫摸著她的臉頰：「晴晴公主醒喇？」

她坐起來打了個呵欠，揉了揉眼：「醒咗喇，咁要做咩啊？」

話畢，她展開雙臂。

這是我對她許下的承諾...

「只要我喺屋企，佢一瞓醒我就會即刻攬攬佢。」

我抱著她，一手來回掃著她的背：「知道啦，點會唔記得。」

良久，我縮手。

「快啲去沖涼換衫啦，我哋今日去行山啊。」我摸了摸她的頭。

然而她沒有回應我，也沒有動身去準備出門，反而用疑惑的眼神看著我。

我感覺有點不對勁，開口問道：「你做咩啊？」

「你...係邊個？」她問道。

我敢肯定，她又在搞惡作劇了。

「唔好玩啦，起身喇。」我拉著她的手。

然而，她把我的手甩開。

「你係邊個？」她再問一次。

「惡作劇啫，唔洗玩咁多下嘅。」

我想要抱她，卻被她推開。

「我唔知你係邊個。」

此時的我，真的慌了。

未婚妻突然說不認識自己，這到底是甚麼一回事？

# 二.

「我係你未婚夫啊！」我向她展示手上的戒指：「你隻手都有架！」

她看了看自己的手：「真係有喎。」

「咁咪係囉，我係你未婚夫啊。」我抓著她的手：「我係啊武啊。」

「咩啊，你同我隻手都有戒指，唔代表啲咩架喎。」

平日的你都笨笨的，今天怎麼突然那麼聰明？

「啊...咁又係。」

該怎麼辦？連這個漏洞都被她抓出來了。

等一下，我想到更重點的理據了。

「你認唔認得呢到係邊到？」我問道。

「呢到係...」她猶豫了一會：「我屋企。」

「係我哋屋企。」我補充道。

「咩呀，你講緊咩啊？」她把整個人埋進被窩裡：「我好亂啊！」

「點算啊？」我嘆氣道。

雖說我驚慌得很，但還是竭力回想著電視劇裡那些人是怎麼喚醒失憶者的記憶。

除了舊地重遊、重提舊事，還有...

給她看照片。

對，給她看照片！

因為不知道她有甚麼是忘了，所以我決定由我們最早的合照開始給她看，也就是中六的班照。

「你拎去睇下啦。」我把手機放到床上。

她沒有回答，只是一動不動的捲縮在被窩裡。

良久後，她終於小心翼翼地將手從被窩裡伸了出來，拿到手機後便迅速地縮了回去。

過了半晌，她掀開被子，用困惑的眼神看著我。

「點啊，諗返起未啊？」我問道：「未諗到嘅話我要轉另一張相。」

「咩啊，諗返起啲咩啊？」她反問：「你做咩無啦啦比中六嗰張班相我睇？」

「比你睇下，等你諗返起我係你未婚夫囉。」

「你講乜撚嘢啊？」

看來，她想起來了。

「冇嘢喇。」

「咁今日去邊啊？」她問道。

我抓了抓下巴：「今年好似未做過Body Check，一間一齊去做。」

「今日星期日喎。」她扁著嘴：「同埋都唔洗咁早做，我想去玩啊！」

我按進預約系統看了看：「今日仲有位。」

「都話我今日要去玩！」她像小朋友一樣踢腿拍床。

「早做遲做都係要做，更何況及早發現、及早治療啊。」

「唔要！」

「最多一間做完請你食日本嘢。」

她雙眼發光：「真係架？」

我沒有說話，只是點了點頭。

「行啦行啦。」她怡悅得直接跳了下床。

# 三.

我梳洗過後，就輪到她了。

雖說我跟她都長大了不少，但她那份稚氣還是無意地在生活中滲透出來。

就像是她梳洗要特別久，因為她除了會在浴室唱歌之外，還會吹泡泡。

她洗澡的這段時間，我坐在沙發上用手機搜尋了許多跟失憶有關的資料，然而所有可能性都跟剛才的情況完全搭不上邊。

剛才的她是擁抱過後就失憶了，非常的突然。

雖說有些病的病發也是來得很突然，但一定會伴隨著別的徵狀，但剛才的她除了失憶之外，根本沒有任何特別。

該不會是甚麼超級罕見的疾病吧？

在我沉思之際，她猛力打開浴室門，嚇得我把手機扔了出去。

她就像是模特兒一樣站在門前擺弄著各種姿勢，還把我當成了觀眾來問好。

梳洗過後的她穿上了黑色短裙和簿簿的短袖白色襯衣，黑色的胸圍若隱若現，誘惑性可說是超然，可我的思緒卻雜亂得連多看一眼的心思都沒有。

頓感無趣的她「哼」了一聲，隨後便撿起了被我扔到地上的手機。

「做咩我一出嚟就嚇到掟手機啊？睇AV啊？」她看了看手機，隨後便皺起了眉：「做咩無啦啦查失憶？」

「冇啊...」

沒等我說完，她就打斷了我。

「你失憶啊？」她問道。

「唔係啊，做緊資料搜集咋嘛。」我的眼神不自覺地閃躲著。

「咪玩啦，同你一齊咁多年，睇透你喇。」

披頭散髮的她一屁股坐在我身邊：「快啲講咩事。」

「啊公佢...」我正打算編故事。

她直接打斷我：「講真話。」

看來我還是騙不過她，只能說真話了。

我嘆了口氣：「係你，你啱啱失憶。」

「吓，我失憶？幾時嘅事？」她臉上滿是疑惑。

# 四.

「就係啱啱你起身嘅時候，我一攬完你，你就失憶喇。」我輕撫著她的頭：「不過好快你又冇咩事，一間再講啦，幫你吹頭先。」

話畢，我便動身拿來了吹風機。

「坐好。」我拍了拍她的肩膀。

她轉身背向我，等待著我幫她吹頭髮。

我開啟吹風機，但吹著吹著，我的思緒也被吹走了。

「喂！」她把我推開：「熱死我喇！」

回過神來時，我已跌坐在地上，吹風機飛脫，掉在沙發上。

「做咩？」我不明所以。

「你個死人頭係咁對住同一個位吹，我啲頭髮就嚟著火喇！」她罵道。

「Sorry啊，我啱啱諗緊其他嘢，冇為意。」

她本想開啟吹風機繼續，可聽到我這樣說，又停下了手上的動作。

她來到我身邊把我扶起：「仲諗緊啱啱失憶單嘢啊？」

剛一屁股撞在地板上，疼得我雙腳都要失去知覺了。

她攙扶著我，一柺一柺地回到沙發上。

我嘆了口氣：「係啊。」

她再次開啟吹風機：「唔洗咁擔心喎，可能係中過肺炎有腦霧啫。」

「我諗應該係。」我笑道。

說是這樣說，但腦霧跟失憶應該是沒甚麼關係的，就算有也不至於那麼誇張，我會這樣回她只不過是為了免她擔心。

我看她吹得差不多，便穿上了鞋子。

「你搞掂嚟後樓梯搵我啦，我去食枝煙先。」我踏出家門。

「好啦。」她喊道：「淨係一枝架咋！」

「知道喇。」

以抽煙為名，事實上我想獨自整理一下思緒。

我站在樓梯間，倚著欄杆把煙點著。

我吸一口，然後呼出淺灰色的煙圈。

薄荷煙霧順著氣管直達肺部，而尼古丁則直衝大腦，讓我頓感放鬆，暫時忘卻當下煩擾著我的疑問。

但當煙草燃盡，我的大腦又回到繃緊的狀態，隨即被一堆疑問急速佔據。

雖說如此，但感覺還是好了些，應該是心理作用吧。

# 五.

防火門被推開，啊晴拿著煙來到我身邊坐下。

「食埋枝煙行喇。」她點煙。

我沒說話，只默默點頭并坐在她身旁。

灰色的煙圈被呼出，是緩慢而不集中的。

她并不緊張，反而十分的放鬆。

「她不相信我說的話。」

我是這樣想的。

煙草燃盡，啊晴將煙蒂彈到下層，隨後便側著身子面向我。

「喂，啊武！」她拍了拍我的肩膀。

我生怕她會突然抱過來，往旁邊挪了幾下。

「做咩啊？」我問道。

「唔洗坐咁遠喎。」她也跟著挪了過來：「雖然聽落好荒謬，但我不嬲都信你。」

希望你是真的信我。

「咁以後起身點算？」

「唔攬，可以錫架嘛。」

「好似又啱。」

我倆相視而苦笑。

「唔好諗咁多住先啦。」她站起來：「Check咗先講，而家講咩都係自己嚇自己。」

「都啱，行啦。」

話畢，我們便一路牽著手來到醫院。

…

..

.

良久，檢查完成。

已經有報告的會先處理，而剩下的報告要等樣本化驗結果出來才有。

而當中最重要的，就是腦科。

在我們對面的是一個白髮蒼蒼的男醫生，感覺上是個經驗老到的。

「兩個冇問題啊。」醫生說道。

甚麼？沒問題？

「真係冇問題？」我問道。

「咩都冇喎，做咩咁問？」

「我失憶。」啊晴接道。

「點失憶法？」

她向我打了個眼色，示意我把今早的事說出來。

我把今早發生的事和盤托出，醫生聽得眉頭緊皺。

他不發一語地抱著雙手，似是在思考著些甚麼。

過了半晌，他終於開腔。

「小姐你介唔介意出一出去等？」他問道。

啊晴首肯，他便隨即動身為她打開了門。

啊晴離開房間後，他便回到了座位上。

我挪動了一下椅子，好讓自己坐在他的正對面。

「醫生，想問咁樣係咩事？」

他嘆了口氣：「我同老婆當年結婚之前都係咁。」

# 六.

聞言，我結舌得吐不出半個字來。

「你係咪想知點解決？」他問道。

我嚥下口水，猛然點頭。

他靠前身子向我招了招手，示意我靠近。

我靠前到耳朵都快要貼在他嘴巴上，就只等他開腔。

「其實。」他嘆了口氣：「我唔知。」

聞言，我差點就罵出四字真言，還好他及時指著牆上的罰錢警示，我這才把話嚥了回去。

害我還在期待，結果到頭來只是空歡喜一場。

「咁你叫我埋嚟做咩啫？」我語帶不滿。

「我講緊係喺醫學上。」

「咁即係有唔係醫學上嘅解決方法？」我問道。

「咁你想唔想聽先？」

「梗係想啦。」我雙眼發光。

「用心愛，仲有無名指。」

「你講緊啲咩啊？」我不明所以。

「自己諗下啦，呢啲講白咗你就唔識做，同埋我同你個Case都唔同。」

「喂，講...」

我想讓他多說一點，誰知他直接動身打開了門。

「仲有下個要睇啊。」

「你...」我還是不願放棄。

他打斷我：「走啦。」

我動身來到門前：「真係冇其他提示？」

他嘆了口氣：「真係怕咗你。」

「有啊？」

他折起白色長袍的手袖，露出右手手臂上的紋身，那圖案應該是一個海灘。

他指著紋身：「回憶，仲有佢會慢慢唔記得你哋近排做過咩，最後連你都唔記得。」

「所以我要快？」

「係，仲有喺你有把握之前唔好攬佢。」

「收到你。」我步出房間。

「唔得嘅話就分手啦。」

話畢，他關上房門。

我來到啊晴面前，專注地滑手機的她并沒有發現。

我凝視著她，心裡五味雜陳。

她會是我老婆，還是陌生人？

我不知道，也不想去想。

過了半晌，她終於抬起頭來。

「做咩搞掂都唔叫我嘅？」她問道。

「冇啊，你撳電話個樣好靚。」

「把口咁甜做咩啊，想走數啊？」她拉著我的衣角，可憐兮兮地看著我：「唔制啊，我要食日本嘢！」

我掐了掐她的臉蛋：「知喇，行啦。」

# 七

我倆手牽手離開醫院，很快就來到了一家日本餐廳。

剛拿到餐牌簿的她興奮地翻看著，而我則坐在對面查找著有關失憶的資料。

她很喜歡食日式料理，但我除蛋包飯以外其他都不喜歡。

這是我不用看餐牌的其中一個原因，更重要的是...

我沒心情看。

「失憶分為順行向失憶和逆行向失憶，順行向失憶是會遺忘患病後發生的事，而逆行向失憶則是相反。」

這是來自維基百科的資料，但資料沒有指出「擁抱失憶症」會出現以上哪一個狀況，因為這病應該罕見得只有我跟剛才那醫生的老婆有患過。

對了，「擁抱失憶症」這名字是我起的，因為這病根本連名字都沒有。

「佢會慢慢唔記得你哋近排做過咩，最後連你都唔記得。」

如果真的是醫生說的這樣，她應該會出現逆行向失憶的情況。

但每一天會忘掉多少，我不知道，也沒有勇氣去猜。

「我有好多嘢想嗌，但係我驚食唔曬。」她扁著嘴，向我打了個眼色。

這個眼神的意思是「我每個都吃一口，剩下的都給你吃」

「我包底，你想嗌咩就嗌啦。」我回道。

她掐了掐我的臉蛋，隨後便叫來了侍應。

她指著餐牌簿來了一段快嘴，我能看到侍應生的額角冒出了汗珠。

「大概係咁多。」她把餐牌簿合上。

隨後她要求侍應生複述了好幾次，確保沒有遺漏才安心地放下餐牌簿。

此時的她，終於回想起我的存在。

「係喎，啱啱醫生同你講咩？」她問道。

「冇咩特別，只係未來有一段日子唔可以攬你。」我嘆了口氣：「我唔係唔愛你，我都知呢件事聽落好荒謬，但你要信我。

「愛唔愛我要Feel下先喎。」她伸出左手，翹起無名指：「拎你嗰隻嚟，掂住佢。」

我不明所以，但還是照做了。

這動作維持了一會後，她便把手收了回去，而我也跟著收了回去。

「咁有咩特別？」我問道。

「Feel到喇。」她俯身吻在我臉上：「無名指連住個心，兩隻無名指連埋一齊即係連埋個心，所以咪Feel到。」

# 八.

不久後，桌上已經擺滿了食物，我看著也覺得飽，可她卻吃得很開心。

我能感覺到錢包君被狠狠地重擊了一下，現在正喊著救命。

不過我倒是沒差，畢竟在一起那麼久了，她一直都跟我吃三十塊不到的魚蛋麵，就算自己煮也不會買太貴的食材，進出高級餐廳的次數更是寥寥可數。

老實說，我總覺得自己欠了她。

更誇張一點說的話，就是我覺得自己不配有她，而她的選擇也錯得離譜。

她從沒嫌棄過、抱怨過，但我總是會自己這樣想。

她不介意跟我一起吃苦，但我卻總是為她要吃苦而感到自責。

她把往後的幸福都交托給我了，可我卻沒有讓她變得很幸福。

也許是因為這樣，上天才讓這事發生在她身上，好讓我在她的記憶裡完全消失，來一個無懈可擊的退場。

因為我深愛你，而你也深愛我，加上我們一起經歷過的甜酸苦辣，這些回憶如烙印般刻在我們的腦中，讓我倆都沒有說出「分手」兩字的勇氣。

就算是誰說出口，我們都會痛苦至極，畢竟回憶不是每個人都放得下的，更何況是十年的回憶。

但如果她沒有了回憶，那麼痛苦的就只有我。

只要她這十年的回憶像粉筆字一樣被抹去，就可以毫無顧慮地去找除了我以外的最愛。

你吃了十年的苦了，已經夠了。

你該去找一個更好的人了，分離的痛苦就由我來承受吧。

「咯！」

我的額頭被猛地彈了一下，疼痛感把我從思緒中扯了出來。

「叫極你都唔應嘅，諗緊咩啊？」她問道。

「冇啊，發吽逗咋嘛。」我回道。

「實係啦。」她睥睨著我：「快啲講。」

我猶豫了一會，還是問出了那個假設性的問題。

「如果我同你講分手，你會點？」

說不定她也忍了很久，只是不想我傷心，所以才沒說出口罷了。

她摸著我的額頭：「你發燒啊？」

「但係我比唔到咩嘢你喎。」

「同你個傻佬都一齊咗咁多年啦，要走一早走咗啦。」她鼓起腮：「但我冇講過你可以躺平架，你都要努力架！」

「知喇傻婆。」我把她的手拿開：「食嘢啦，啲嘢凍曬喇。」

「啲刺身原本就係凍架。」

我倆相視...

爆笑。

「傻婆。」

「傻佬。」

# 九.

不久後，她吃飽了，而我也把桌上的盤子都清空了。

「清曬喇！」我放下餐具，摸了摸肚子：「都留咁多嘢比我食，食到個肚都漲曬。」

我的肚子就像是被灌了幾十公升啤酒一樣，漲得快要碰到地板了。

「明明就係你自己本身就肥。」她揶揄道：「肥到成隻米芝連咁。」

「你就肥，你全家都肥！」我回嗆道。

「聽講我全家，某程度上係包埋你架喎。」她奸笑道：「埋單去行街啦傻佬。」

「哼！」我翹起雙手：「唔請你食喇。」

嘴上說著不請，可手卻拿起了單據往收銀台走去。

「口不對心，心不對身嘅傻佬。」她在我身後輕聲說著。

「我聽到架傻婆。」我扭頭看著她。

「知你聽力好喇，好啲去埋單啦傻佬！」她吐了吐舌。

結帳過後，我回到了座位上。

「點啊，想去邊到行街街啊晴晴公主？」我問道。

她咧起嘴，沉思了一會：「我想去西九龍中心。」

「行格仔鋪？」

「係啊，我鍾意個插畫家出咗新貼紙，順便睇下有冇其他得意嘢都好。」

「我冇意見，你話事啦。」

「咁行啦。」

說罷，她便蹦蹦跳跳地跑到了店外，像極了小孩。

我在後方不緊不慢地緩步跟隨，畢竟她走得再快還是要等我。

「有巴士到啊！」她喊道：「行快啲啦！」

我往店外望去，只見一輛公車在店門對出的公車站停下。

原本從容的我馬上就急起來了，因為她已經上了車，也拍了卡。

還有就是這一班錯過了，下一班就是三十分鐘後的事了。

我急步往公車站走去，還好車長有看到正趕來的我所以沒有關上車門。

我躍上公車，第一時間向車長道謝。

「你個傻佬，行咁慢呀嗱！」她調侃道。

「咩叫我行得慢，明明就係你個傻婆行得快。」我吐了吐舌：「下次再行咁快我就唔理你，望住你搭車走！」

她掐著我的耳朵：「你講咩？」

「我話...」

沒等我再說一次，她就把我的耳朵扭一個圈，疼得我只懂喊救命。

「仲講唔講？」她問道。

「唔講喇。」我求饒道。

「算你啦。」她鬆手。

「你兩個咪撚玩啦！」車長罵道：「嘈住我揸車！」

我倆向車長道歉後，便來到了上層最後排左邊的位置。

我坐在靠窗位置，而她則坐在靠走廊的位置，就跟往常一樣。

# 十.

一切如昔，卻又不能鑑往知來。

她深愛我，這是一直以來的事。

她忘記我，這是終會發生的事。

我不是個樂觀的人，反而更是個悲觀的人。

不知道結果的話會向壞的一面想，知道結果是壞的，也就想得更糟了。

「如果非要為這份愛加上一個期限，我希望是一萬年。」

「如果」、「希望」

現實沒有如果，希望也只是希望。

我倆在不久將來的離別，不由我倆作主。

「知天易，逆天難。」

孔明洞悉一切還是無力扭轉，更何況平凡的我哪一方面都不能與睿知的孔明相提並論。

想得失了神的我看了看身邊的她，只見她靠著前面的椅背睡得像是失了魂。

公車即將到站，我拍了拍她的肩膀。

她坐直身子，伸了個懶腰，揉了揉眼，撥了撥凌亂的秀髮。

「到喇？」她問道。

「嗯，落車喇。」我寵溺地撫摸著她的長髮。

「咁行落去先啦。」

睡眼惺忪的她站了起來，抓著兩旁的扶手搖搖擺擺地往前走。

我在後方緊貼著她、保護著她。

行動雖有些緩慢，但她還是平安地下了車。

再平常不過的事，卻觸動了我的思緒。

其實每個人都有單獨生活的能力，也許她不需要我。

我們乘坐電梯來到五樓的蘋果商場閒逛著，看到有趣的小玩意就拿起來把玩一下。

來到一間轉蛋店外時我的電話響起，是我媽。

「企喺到聽咗先啦，我睇下啲扭蛋。」她走進轉蛋店。

「喂，做咩啊？」我問道。

「冇呀，幫你哋搵人算咗個好日簽紙。」

媽的，她又來催促我們註冊結婚了。

「都話唔好急。」我有點激動。

「啊公啊婆就嚟唔掂。」她平淡地說。

「咁...」

在我猶豫之時，啊晴回到了我面前。

# 十一.

「簽。」她說道。

我放下手機，不讓我媽聽到我們的對話。

「但係...」

別的不說，失憶已經很大問題了。

她用手指捂住我的嘴：「我話簽，你係咪有意見？」

「唔係啊。」

她走到一台寫著「解答之卡」的抽卡機前：「抽到好嘅就簽。」

打從解答之書出現，我就不相信這東西，它只會給出一堆不對題或者模稜兩可的答案。

我把硬幣塞到她手中：「抽。」

她把硬幣放進投幣口，隨後出卡口便吐出了一張黑色的卡片。

她拿起卡片看了看，隨後就塞到我手中。

我看了看，這答案很對題，也很肯定。

「這是一件好事。」

「咁好啦。」我拿起手機：「啊媽你一間Send個日期比我。」

話畢，我便掛掉了電話。

「講嘢要算數架。」她輕吻在我的唇上。

「知道喇，唔通我逃婚咩。」我摸了摸她的頭。

我不會逃婚，但你就說不定了。

「但如果到時你唔記得我呢？」我問道。

「咁就係你責任喇。」她鼓起腮，皺著眉。

「吓，點解會係咁嘅？」

明明是你失憶，怎麼又是我責任了？

「無論點你都要愛我、珍惜我同埋對我忠誠架嘛，你有冇聽過愛的宣言架？」

「知道喇晴晴公主。」我反駁不能。

「行啦傻佬，成日諗咁多。」她牽起我的手。

發生這種事，我能不多想嗎？

來到七樓的一間格子店，她終於找到了她喜歡那個插畫家的格子。

她買了一堆大大小小的貼紙，還有一個透明的電話殼。

她把貼紙逐一貼到電話殼上，原本空白的電話殼瞬間變得豐富起來。

她看著電話殼先是笑了笑，隨後又嘟起了嘴。

「做咩嘟曬嘴啊？」我問道。

「硬係覺得差緊啲嘢咁。」她托著下巴想了想：「我知差咩喇，跟我嚟！」

我沒過問她，只是一直跟著她登上地鐵，很快就來到了旺角。

# 十二.

我跟她來到T.O.P商場的底層，到這時我也終於知道她想做甚麼了。

在我倆面前的是一間自拍館，裡面的機子拍完就可以馬上打印，也可以在照片中加上各種特效。

「你特登拉我過嚟就係想影張相擺去電話後面？」我問道。

「係啊。」她牽起我的手。

話畢，我便跟著她走進了自拍館。

不久後，我們的照片打印好了。

我們總共拍了四張不同的照片，但印出來的時候是打直連在一起的。

她拿著照片端詳了一會，隨後又問人借來了剪刀。

「你係咪想剪開佢？」我問道。

「係啊，你幫我？」她把剪刀和相片遞向我。

我沒回話，只是接過剪刀和相片，小心亦亦地把照片剪開。

良久，我終於把照片剪好。

我把照片交給她，自己則去把剪刀還回去。

在我轉身之際，她拉住了我的衣角。

「做咩啊？」

「較剪唔好還住。」她伸手。

可能是我剛剪得不好，她想要修一下。

我把剪刀塞到她手裡，以為只是稍微修一下，誰知下一秒...

她直接把照片疊起來對半剪開。

「你搞咩啊？」

她把其中一半塞進電話殼裡，另一半則塞到我手裡。

「袋好佢，應該合埋一齊嘅時候就會合埋一齊。」

雖然我不知道這有甚麼用意，但還是把這一半的照片塞進了錢包的夾層裡。

「好啦，差唔多返去喇睛睛公主。」

「未返去住，仲有嘢要做。」

「仲有咩未做？」

「你之前咪話想紋返個情侶紋身嘅，我約咗我個紋身師中同。」

事情發生得有些突然，但我也沒有抗拒，畢竟這事我本來就想做。

「但係個圖咩樣？」

這是我現在唯一想知道的，因為總不能到紋的時候才知道圖長甚麼樣子吧。

「去到你咪知囉，總之唔核突。」

「真係？」我有些許疑慮。

「同你一齊十年，唔通紋身咁大件事都水你咩？」她反問道。

小事可能會耍一下，但大事應該是不會的。

「好似又係，咁行啦。」

話畢，她便牽起我的手開始走。

# 十三.

我們來到工業大廈裡的一個單位，紋身師正躺在紋身床上玩著手機。

這裡的裝潢十分的簡潔，可說是沒有任何多餘的東西。

單位內只有一張紋身床、一張放工具的木桌、幾個箱子，還有幾張木椅子，牆上掛著的照片應該就是她那個紋身師朋友的作品。

她的作品基本上全是可愛的卡通人物，而且她的顧客大多都是女生。

老實說，她的作品不算是差，甚至可以說是優秀，但我無法想像這些可愛的圖案紋在我身上。

「我想問今日個紋身係咪都係行可愛風？」我問道。

紋身師托著下巴，咧了咧嘴：「某程度上都係嘅。」

「咩叫某程度上？」我不明所以。

「因為張圖基本上係啊睛畫，不過我改咗少少咁解。」她站起身來：「可以開始架喇，你哋想邊個先？」

「等陣先，我都未睇圖。」

「啊睛冇比你睇咩？」

「冇啊。」

「咁你過嚟啦。」

我來到紋身師身邊，終於看到了我要紋的圖案。

圖中是一個西瓜的劃切面，但沒有半顆核，全是紅色的。

「一個...冇核嘅西瓜？」我內心充滿了疑惑：「咁啊睛嗰個咩嚟？」

她滑到下一張，而我也更疑惑了。

「你肯定冇開錯？」我問道：「呢個真係情侶紋身嚟？」

我會這麼問，是因為圖中只有幾個瓜子形狀的黑點。

「無開錯啊，張圖啊睛Send比我架。」

「Okay...咁要紋喺邊？」

「手腕把脈嗰個位。」

「啊晴，你認真架？」我來到啊晴身邊低聲問道。

她沒有說話，只是點了點頭。

「你唔想紋？」她問道。

我回想了一下我那張圖的樣子，其實也不差。

「唔係啊，但係你嗰張。」

相比之下，她那張真的不知道在搞甚麼。

「我知啊，我特登架。」

「咁你紋先啦，你張圖應該好快搞掂。」

# 十四.

啊晴躺在紋身床上，而紋身師則坐在一旁的木椅上準備著工具。

「啊晴。」紋身師突然開腔：「不如改改張圖佢？你而家嗰張真係唔掂。」

「啊心你話事啦，識你咁多年。」啊晴拍了拍她的肩。

「咁我加少少反光位落去？」啊心在手機上畫了幾下：「咁樣會好睇啲，但係要用白色。」

「白色有咩問題？」

「要紋好耐先上到色所以好痛，你驚唔驚？」

啊晴苦笑道：「呢個紋身咁重要，可以整靚啲嘅，痛下又有咩所謂。」

啊心在一旁弄好了圖稿，隨後消毒了一下啊晴的手腕便把圖稿濕水貼了上去，藍色的線條就此被印在啊晴的手腕上。

「咁嚟喇喎。」啊心拿起紋身槍：「痛就嗌停，唔好郁，如果唔係會整親你。」

「收到你。」

我生怕她會痛得想找東西抓，便在啊心下手前拿來椅子坐在啊晴身旁。

「洗唔洗啊？接生啊？」啊心譏笑道：「不過都好嘅，費事佢一間捉住我。」

還好我倆都是坐在啊晴的旁邊，如果有人坐在她前面，那就真的跟接生現場沒兩樣了。

在啊心準備下手之際，啊晴卻突然開腔。

「如果我捉住你會點？」啊晴問道。

「又唔會有咩意外嘅，不過我會打柒你囉。」

「咁都係算啦，我捉返我男朋友。」啊晴苦笑道。

「你點話點好啦。」啊心開動紋身槍：「總之依家就開始喇，唔係嘅話我都唔知幾點先有得收工。」

良久，啊心關上紋身槍。

紋身終於完成，啊晴除了上白色的時候用力捏了我一會，其他時間都很淡定。

啊心為她紋身的位置包上保鮮紙，隨後便拍了拍她的肩膀示意她下來。

啊晴爬了下床，跟我的位置互換。

「到你喇，咁我照加反光位？」啊心問道。

「可以啊。」我回道。

啊心重複了一次貼圖稿的流程，隨後便開始了紋身。

# 十五.

過了半晌，啊心關上紋身槍，紋身完成。

「我Send咗個小冊子比啊晴架喇，你哋記得睇下有咩唔做得。」她按了按手機：「冇咩嘢就快啲走啦，我想收工。」

「我想問...」啊晴欲言又止。

「有嘢講好快啲講喇。」她準備收起紋身槍：「你唔講就唔知等幾時先有得講架喇。」

聞言，啊晴便抓著她拿紋身槍的手：「我兩個想紋多個，你介唔介意？」

啊心滿臉疑惑：「你有圖咩？」

「有。」

「我想收工喎，不如下次先啦？」

「唔複雜架，同埋...唔知有冇下次。」

真的不知道有沒有下一次，我們的下一次。

啊心托著下巴，沉思了一會後就首肯了。

「咁好啦，你比我睇下先。」

啊晴搖了搖頭：「張圖你有架喇，就係我哋手腕上面呢兩個。」

啊心疑惑得眉頭深鎖：「紋多次同一個圖？」

「唔係，今次交換紋。」啊晴指了指我，又指了指自己：「我紋西瓜，佢紋核。」

「唔難嘅，咁你男朋友同唔同意先？」啊心望向我。

「我可以嘅。」我望向啊晴：「係咪紋另一邊手腕？」

她點了點頭，啊心隨即開始再次準備圖稿。

...

..

.

可能是因為剛剛才紋過一樣的圖，啊心很快就完成了我倆的另一對紋身。

「冇嘢啦嘛？」啊心問道。

「冇喇，條數一間過比你。」啊晴爬下床。

「你冇嘢問我，但我有嘢問你。」

「嗯？」

「你做咩講話唔知有冇下次？」啊心邊收東西邊問：「同埋呢對紋身邊忽情侶？仲有交換紋又係咩事？」

我的疑問，跟她一樣。

「係囉，我都想知。」我摸了摸我的西瓜和核：「雖然幾得意，但都唔知有咩關聯。」

啊晴徑自走到了門前，轉頭做了個鬼臉：「唔話你哋知喎，慢慢估下啦。」

這人真的是，又在勾起我尋找真相的慾望。

不過我倒是沒在怕，我就不信一起那麼多年還能猜不透她。

# 十六.

我們到樓下登上了回家的公車，還是那熟悉的位置。

我把手架在窗框上，一直看著手腕上的西瓜。

我的大腦可能隨年齡退化了，不像中學那時一樣有偵探頭腦。

我能想到的就只有核是西瓜的一部分，可這根本象徵不了情侶關係吧？

再說了，就算我想通了這兩個東西怎麼象徵情侶關係，但我跟她又不是偷情，用不著那麼隱晦吧？

雖說我猜不透紋上西瓜和核的原因，但我想到了一些新的點子。

「晴晴公主？」我依舊看著窗外。

「做咩啊？」她回道。

「不如我同你表白，同埋求多次婚好冇？」

「做咩咁突然嘅？」

「冇啊。」我轉頭面向她，輕撫著她的頭髮：「一齊嘅時候冇比你享受過表白嗰下浪漫，求婚嗰陣又喺街。」

「你知我唔鍾意韓劇嗰啲懶浪漫嘅濕鳩情節架。」

比起浮誇又不實際的浪漫，我倆更喜歡現實的浪漫。

不必上山下海、飛天遁地，只要有你相伴餘生，縱使平凡不過，也都感覺浸泡在浪漫之中。

只有餘生相伴，哪裡浪漫了？換個角度想吧。

兩人的餘生，只屬對方。

還不夠浪漫嗎？

「咁又係，不過我想啫。」

「你知唔知呢啲嘢最緊要係驚喜？」她用手敲了敲我的額角：「你而家講咗比我聽咪無曬驚喜囉！」

「好似又係。」我苦笑道。

話畢，我便把視線轉回到窗外。

「叮！」

電話通知聲響起，是我媽。

她傳來了一個日期，應該就是她找人算好的日子。

那是三十二天之後的事，說不上是很久，但那時啊晴可能已經忘記我了。

不過盡管她沒有忘記我，我也無法說服她。

畢竟一個「陌生人」突然變成了老公，這事比男人懷孕更難接受。

# 十七.

「你媽子係咪Send咗個日期嚟喇？」她問道。

「係啊。」我把手機遞過去。

她看了看，又按了按手機：「Mark低咗，啱啱同老細講埋。」

我看著窗外，轉頭想說話，可話到嘴邊，卻又把話嚥了回去，再一次望向窗外。

我想她察覺到了，她太熟悉我了。

「你係咪有嘢想講？」她問道。

果然。

我組織好要說甚麼了，但我不敢說出口，更不敢對著她說。

「你真係想知？」我問道。

我也只是在拼那極低的機率，畢竟我倆在一起十年了，她多多少少也有被我感染。

「我理得你講好嘢定講衰嘢，總之我要知。」她的頭從旁進入我的視線：「跟你學架！」

「打破沙鍋問到底」是最能形容我的一句話，看來現在也是最能形容她的一句話了。

「好似又係。」我苦笑道：「咁你唔好嬲喎。」

「唔會嬲啊。」

我深吸一口氣：「到時你好大機會已經唔記得我。」

「好大機會，即係唔係一定啦。」她倚靠著我的肩膀：「當年你封信都唔係百分百成功啦，你又咪係做咗。」

「咁又係，都係搏一搏啫。」我撫摸著她的頭：「唔搏你依家就唔會坐喺我隔離啦。」

「你知唔知點解你會搏？」

我知道她有話要說，但我猜不到她要說甚麼。

「因為我想。」

「咁點解你會想？」

想就是想，能有甚麼原因？

「想呢啲嘢，邊有原因架。」

「因為人會被感性影響。」她按了按手機：「如果人唔感性，就有好多嘢都唔會做，就唔會有咁多奇蹟。」

話畢，她便打開了一則植物人在父母陪伴十年後醒來重新生活的新聞。

我沒有說話，只是點了點頭示意已經看完新聞，讓她繼續說。

「因為感性，佢父母先會一直陪住，因為佢哋一直陪住，先會有奇蹟。」她輕吻在我臉上：「感性咗一日，就一直感性落去啦。」

「所以...」

我想說話，卻被她用食指示意閉嘴。

「有病嗰個都未講放棄，你唔準講放棄。」她笑了笑：「冇人話我唔可以係奇蹟嘅主角。」

除非她獨自遠走，否則其實我沒有放棄的原因。

既然感性引導我去跟她在一起，那為甚麼要用理性來思考發生在她身上的這件事？